

金上甄商代金漢等書
中
明

卷之五

全後魏文卷三十六

李冲

冲字思順隴西狄道人西涼武昭王暕之曾孫獻文末爲中書

學生孝文初遷祕書中散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遷中書令加

散騎常侍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又進爵隴西公五等建封

榮陽郡開國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

拜太子少傅領將作大將加輔國大將軍進鎮南將軍改封陽

平郡開國侯兼左僕射遷尚書僕射改封清淵縣開國侯太和

二十二年卒諡日文穆

諫預召兵戍南鄭表

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

命運糧環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

李冲

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
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
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
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于國實爲馬腹也
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遣地且王者之
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
何據于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人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
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開
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
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
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已近力守西蕃寧可已遠兵固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已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合陷沒恐後舉之日眾已畱守致

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

魏書李
冲傳

荅詔表

臣等微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叡丕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萬殞叡結繫在心陰構不息閒說威蕃擬窺乾象雖觀休平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迹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窺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惟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效誠盡節爲下之恆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已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叡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不曰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魏書

陸侯附傳陸叡構逆賜死高祖詔
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云云冲烈表

表彈李彪

臣聞範圍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
猶見抑于請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于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
可已妄假先王既憲章于古陛下又經綸于今用能車服有敘禮
物無墜案臣彪昔于凡品特已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
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已報德
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
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
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酈道元等于尚書都座
已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荅臣言事
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已見事免彪
所居職付廷尉治獄

魏書李
彪傳

又表

臣與彪相識已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閒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于侍筵之次啟論于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譽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慄慄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曰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曰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曰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謫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呂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采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言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采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召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召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召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于有北召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于四裔召息青

蠅之白黑

魏書李彪傳

土書言宜立三長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

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戌餘若民三載亡

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

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

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

至牛以上此為降大率十匹為工調三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

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

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魏書食貨志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云云書奏高祖從之

奏錄劉昺子孫

昺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

魏書劉昺傳太

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于是除其一子為鄆州郎陽令

奏養子不從坐

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曰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曰養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典刑有降是曰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曰爲依據律文追戮于所生則從坐于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不稱子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曰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于乞也舉父之罪于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曰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曰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

魏書李冲傳

李韶

韶字元伯沖兄子孝文賜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父承爵姑臧侯除儀曹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例降侯爲伯兼太鴻臚卿遷太子詹事秦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尋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免起兼將作大匠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徵還行定州事轉相州刺史孝明卽位入爲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遷車騎大將軍轉定州刺史正光五年卒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文恭

奏獄成許家人訴枉

使雖結案處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訴枉尚書納辭連解下鞠未檢遇宥者不得爲案成之獄推之情理謂崔纂等議爲允

魏書刑罰

志兼廷尉卿元志上言獄成不許家人陳訴大理正崔纂等曰爲宜許陳訴尚書李韶奏認從之

李瑛之

瑛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韶從弟孝文時舉秀才不就後爲彭城王勰行臺參軍入兼著作郎熙平初爲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兼御史中尉除征東將軍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卒贈侍中司徒雍州刺史諡曰文簡

宗室助祭議

案祭統曰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呂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于今存者旣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于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

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于時后至于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長短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差通不宜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駁

魏書禮志二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曾孫宜得預祭李陟之議又見通典五十一

李神儁

李神儁表言

神儁名挺呂字行小名提沖兄子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爲前將軍荊州刺史徵拜大司農孝昌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未之任孝莊卽位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曰忤爾朱榮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武卽位拜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行并州事尋除肆州刺史入爲侍中興和二年卒贈都督雍秦涇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雍州刺史

奏定常侍員限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呂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

北史二十

四王昕傳太昌初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

于烈

烈代人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延興初領寧光宮宿衛事遷屯田給納太和初呂本官行秦雍二州事遷司衛監轉左衛將軍賜爵昌國子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前將軍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加鎮南將軍遷光祿卿封聊城縣開國子除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宣武卽位出爲征北將軍恆州刺史不行尋拜車騎大將軍領軍事進爵爲侯

乞黜落子登表

臣上或近臣下不決引一人疑而恩出分外冀荷榮祿當今聖明

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請乞黜落魏書

于栗磾附傳太和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

因子忠奏事

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已安物望

魏書于栗磾附傳咸陽王禧謀反世宗敕烈子忠馳覘虛實因忠奏

于忠

忠字思賢烈子本字千年爲侍御中散太和中授武騎侍郎賜名登轉太子翊軍校尉宣武卽位遷長水校尉尋除左右郎將領直寢改賜今名遷司空長史征虜將軍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進太府卿正始中除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尋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延昌中除都

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進侍中領軍將軍孝明卽位除車騎大將軍封常山郡公加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靈太后臨朝出爲征北將軍冀州刺史奪爵尋封靈壽縣公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神龜元年卒贈司空諡曰武敬

矯詔誅裴植

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也

魏書裴叔業附傳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

疾病上胡太后表

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曰婚姻重之曰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已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曰叡明御寓皇太后曰聖善臨朝衽席不遺簪屢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徧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

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疴疚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
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
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
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猶子之念實切于心乞立
爲嫡傳此山河

魏書于栗
碑附傳

裴宣

宣字叔令河東聞喜人舉秀才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轉都
官郎遷員外散騎侍郎及遷洛除司空諮議參軍轉司州治中
兼司徒右長史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武卽位除太中大夫領本
郡中正仍別駕又爲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出爲征虜將軍益
州刺史永平四年卒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曰定改諡曰穆
懷田賦今州縣吏職今州縣吏職并出矣之職其案有死于其
上言葬埋戰亡者